

Emma Emma Emma

【英】 奥斯丁

爱玛

Em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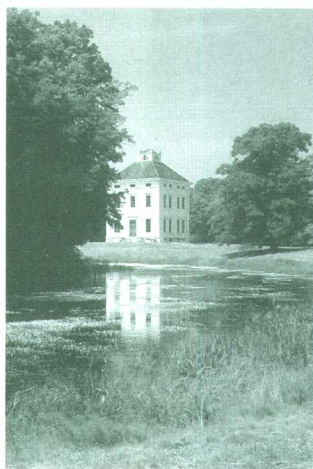
北京燕山出版社

Emma Emma Emma

[英] 奥斯丁

爱 玛

贾文浩 贾文渊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玛/(英)奥斯丁著;贾文浩,贾文渊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1

ISBN 7-5402-1361-2

I. 爱… II. ①奥… ②贾… ③贾…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716 号

责任编辑:李剑波

爱玛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12.5 印张 334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3.50 元

译 序

本书作者简·奥斯丁于1775年出生在英国汉普郡一个名叫斯蒂文森的村子里,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她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却在父亲的影响下大量涉猎各种书籍,获益良多。十四五岁就开始写短剧、小品试笔,娱乐家人,二十一岁完成的小说已跻身英国文坛最佳作品行列。

奥斯丁的小说均为爱情故事,但她本人却终生未婚。她于1817年辞世,时年不足四十二岁。

简·奥斯丁在二十二岁前已完成两部小说,即《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后经修订,分别于1811年和1813年出版。第三部小说《诺桑觉寺》直到她去世后才发表。三十岁后她写了另外三部作品,1814年出版《曼斯菲尔庄园》,1816年出版《爱玛》,1818年出版《劝导》。

简·奥斯丁所写的都是英格兰乡村和邻近地区中产阶级的生活,完全限于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很小的生活圈子,但她的观察细致入微,构思巧妙合理,人物刻画细腻生动。写作风格朴实无华,清新隽永,表面上琐碎的叙述读起来颇耐人寻味。

《爱玛》像简·奥斯丁的其他作品一样,情节围绕着女主人公的择偶活动展开,着力揭示出当时英国社会潮流中,以婚配作为女子寻求经济保障、提高经济地位的恶习,重门第而不顾女子感情和做人权利的丑陋时尚。《爱玛》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均追求与男子思想感情的平等交流与沟通,要求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权利,坚持独立观察、分析和选择男子的自由。在当时的英国,这几乎无异于反抗的呐喊。

在喜剧性效果方面,《爱玛》是一部匠心独具的天才之作。作

品风格毫不矫揉造作,然而却在叙述寻常事件的同时,不时恰到好处地搔及读者心头的痒处。作者以她女性细致而敏感的睿智、毫不妥协的态度、自信的道德意识、无所顾忌的胆略,在作品中以浪漫的手法歌颂真、善、美,鞭鞑假、丑、恶,这无疑触痛了同时代那些与作品中嘲笑的人物不无类似之处的人们。

《爱玛》也像简·奥斯丁的其他作品一样,着墨于凡人琐事,场景情节多比较平淡。但是它为什么能创造出令读者如醉如痴不忍释卷的效果呢?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通过主人公爱玛营造了读者阅读时的自我陶醉心理氛围,《爱玛》的读者往往都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然后对阅读感受津津乐道。读者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地位,不由自主地在精神上被吸引进入主人公的角色,参与作品的情节发展。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与主人公保持着比较紧密的心理联系,遇到滑稽或荒诞的情节变化,便由于产生共鸣而忍俊不禁,读到尴尬场面,读者也颇感难为情。

其次,《爱玛》的情节又是一个谜,读者在作者的引导下试图去解这个谜。从这个意义上讲,《爱玛》又类似一部神秘的侦探小说。作者谨慎地将一些重要线索掩盖起来,直到需要时才揭示出真相。读者从爱玛的角度去观察其他角色的感情和性格,不禁希望通过种种线索去探求真相。虽然读者不能精确地预测到结果如何,但是,一种预先已经朦胧有所了解的感觉却贯穿阅读过程的始终,等到秘密揭示出来,读者的感觉是早已有所预料。作者仿佛在对读者说:你我都知爱玛的观念有多么荒诞。这种感情强化了阅读时的喜剧效果。

《爱玛》是简·奥斯丁的第五部小说,当时她的写作技巧已是炉火纯青。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经作者的巧妙构思,表面的因果关系与隐藏在幕后的本质缘故均自然合理。女主人公根据表面现象产生合情合理的推测和判断,细心的读者虽然不时产生种种疑惑,

但思绪会自然而然随着爱玛的观察而发展,等到最后结果出现时,与表面现象截然不同,造成了出乎意料的喜剧效果。如果读者重读一遍,会发现导致必然结果的因素早见于字里行间。

简·奥斯丁在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努力中,更加侧重于这种平等权利的社会性,而不仅仅将目标局限于个体婚姻的男女双方之间。

在《爱玛》中,作者将逃避现实私定终身的弗兰克·邱吉尔和简·费尔法克斯置于笑柄的地位,他们是一对屈服于社会舆论压力,心里藏着难言之隐的可怜恋人,让人感到压抑。而注重社会公开承认其真、善、美的另外两对恋人,却受到褒扬。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以此明确呼吁社会对男女平等权利的承认。

《爱玛》中的两个重要男女主人公是爱玛和奈特利先生。他们两人在许多场合都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别人。爱玛为女子做媒的方式十分可笑,甚至有些荒诞,她竭力为地位低下的女子寻找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配偶,常常是她自己蒙在鼓里,结果与她的愿望恰恰相反,闹出许多始料不及的笑话。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作者这样处理,正是希望引导读者嘲笑当时英国社会上那种普遍的恶习。

奈特利先生则以另外的方式帮助他人,譬如在一次舞会上,他看到社会地位低下的哈丽特·史密斯受到轻蔑的冷遇时,自己挺身而出,维护她的自尊心,协助她度过难堪局面,对谄上欺下的恶劣行径进行打击;尽管他深深爱着爱玛,但是反对她帮哈丽特攀高结贵,他重视哈丽特与地位相称的罗伯特·马丁之间的真情相爱,并给予恰当的协助,使他们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喜结良缘。作者始终将奈特利先生这一角色置于让读者敬重的地位,无疑希望通过这一人物体现自己一定的社会理想。

《爱玛》没有惊险骇人的情节,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描述,但是从它娓娓道来、令人陶醉的叙述中,在它谜一般的情节中,在它对人

物性格和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读者面前仿佛展开一幅优美而略带夸张的生动画卷，好像能看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能听到他们在各种背景下进行的交谈，能感觉到人物的喜悦和忧愁。读完这个故事，读者会觉得仿佛去当年的英国中产阶级生活圈子里亲自走了一遭。

目 录

译 序.....	1
----------	---

第一部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10
第 三 章	14
第 四 章	18
第 五 章	27
第 六 章	31
第 七 章	38
第 八 章	44
第 九 章	54
第 十 章	67
第十一章	73
第十二章	78
第十三章	86
第十四章	94
第十五章	99
第十六章	107
第十七章	112
第十八章	115

第二部

第一章.....	122
第二章.....	128
第三章.....	134
第四章.....	143
第五章.....	148
第六章.....	156
第七章.....	163
第八章.....	168
第九章.....	184
第十章.....	192
第十一章.....	197
第十二章.....	205
第十三章.....	211
第十四章.....	216
第十五章.....	225
第十六章.....	232
第十七章.....	240
第十八章.....	245

第三部

第一章.....	254
第二章.....	257
第三章.....	267
第四章.....	271
第五章.....	276
第六章.....	283

第 七 章	295
第 八 章	304
第 九 章	310
第 十 章	316
第十一章	324
第十二章	334
第十三章	340
第十四章	348
第十五章	357
第十六章	363
第十七章	371
第十八章	378
第十九章	387

.

第一部

第一章

爱玛·伍德豪斯小姐相貌端庄、聪明开朗、生长在富贵人家，仿佛人世间的幸福全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将近二十一年，很少遇到让她苦恼或伤心的事。

她是两姊妹中年幼的一个，父亲为人宽厚，极富慈爱，对女儿无比娇惯溺爱。姐姐出嫁后，她早早便担当起家里女主人的角色。她母亲去世很早，母亲的爱抚仅仅给她留下一点儿十分模糊的记忆。后来，一位当家庭女教师的贤淑女人填补了母亲的空缺，她很爱孩子，绝不亚于亲生母亲。

泰勒小姐已经在伍德豪斯家生活了十六年，与其说她是家庭教师，不如说她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她非常喜爱两位姑娘，尤其喜欢爱玛。在她们两人之间，姐妹亲情胜于师生关系。泰勒小姐脾气温和，即使在原来执教时期，也难得强加什么限制；现在，教师的权威早已烟消云散，她们就像相依为命的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爱玛喜欢做什么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虽然她高度尊重泰勒小姐的判断，但是决定主要由自己做。

在爱玛的生活中，潜在的危險其实在于她过分自行其是，在于她天性稍稍有些自负，这些不利因素在许多情况下能妨碍她充分享受乐趣。然而，这种危险目前尚难察觉，根本不能视为她的不幸。

悲哀降临了——仅仅是个轻微的悲哀而已——但降临的形式并没有让人感觉到丝毫厌恶——泰勒小姐出嫁了。失去泰勒小姐使爱玛平生头一次感到了悲伤。在这位亲爱的朋友结婚的日子里，爱玛才第一次坐下来悲哀地想像着未来。婚礼过后新人离去，饭桌上只剩下父亲和她，不可能指望有第三个人在漫长的夜晚来活跃气氛。她父亲饭后便早早上床安息，她只有独坐炉前痛惜自己的损失。

她的朋友在这桩婚姻中面临着种种幸福的前景。韦斯顿先生的品格无懈可击，财产富足，年纪适中，态度也很谦和。爱玛一想到自己一直希望本着自我牺牲精神和慷慨的友谊看到这桩婚姻成功，就感到些许满足，但是那天早上的情形对她来说却是阴郁的。每天的每个时辰她都感到需要泰勒小姐。她回忆起她慈祥的音容笑貌——十六年来她一直是那样和蔼慈祥——记起自己五岁起她便开始教授知识，陪自己做游戏——回忆起她在自己健康时不惜竭尽全力，为使她高兴而时时相伴——在自己幼年生各种疾病时更是百般照料，无微不至。为此她心中时常洋溢着感激之情；在伊莎贝拉出嫁后的七年间，家里只剩下她们两人，交往中两人平等相待，毫无保留，那更是亲切美好的记忆。那是个非常难得的朋友加伴侣，富有才华，知识丰富，乐于助人，态度谦和，对家庭中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对家里关心的所有事务全都十分感兴趣，对她尤其重视，对她的各种乐趣，对她的种种想法都非常感兴趣——爱玛尽可以将自己的各种念头统统倾诉给她，而对方太爱她了，绝对不会挑她的毛病。

她该如何忍受这种改变呢？不错，她的朋友离开他们仅仅不足半英里远，但是爱玛意识到，半英里之外的韦斯顿太太一定与这所房子中那位泰勒小姐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她天生便具有优越感，后来更加强了种种优越意识，然而她却面临精神孤独的极大危险。她深爱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并不是她的伴侣。无论进行理智的还是逗乐的交谈，他都无法跟上她的思路。

由于伍德豪斯先生娶亲时已不年轻，父女之间年龄的鸿沟被他的老态和习惯衬托得更加显著。他终生病魔缠身，既不能锻炼身体，也无暇培养心智，于是未老便已先衰。虽然他的友善心灵和温和的脾气处处赢得人们的爱戴，但他的天资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受到恭维。

与其他人比较起来，她姐姐并不算嫁得很远，住在离家仅仅十六英里以外的伦敦，然而并不能每日随意来访；她不得不在哈特费尔德宅子熬过十月和十一月里许多漫长的夜晚，最后在圣诞节前

夕才能盼来伊莎贝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享受与人交往的喜悦。

海伯里是个规模接近城镇的大村子。尽管哈特费尔德宅子有自己的草坪、灌木丛和自己的名称,但是它其实属于海伯里。然而,在这个村子里也找不到能与她的智慧相匹配的伴侣。伍德豪斯家是当地的望族,为众目所瞩。由于她父亲是一位公认的谦谦君子,她在村里便有许多熟人,然而这些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泰勒小姐,哪怕仅仅是代替半天也不行。面对这令人忧郁的变化,爱玛除了叹息和胡思乱想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好想,直到父亲醒来,她才不得不强装出欢乐的模样。父亲在精神上需要有人支持,他是个神经质的男人,有精神忧郁倾向,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任何人交往,分手时总是感到难过;他讨厌任何变化。鉴于婚姻是变化之源,所以提起婚姻他就不愉快;他自己亲生女儿的婚姻至今也不能得到他的认可;若不是出于同情,他绝不会提起她,尽管那是相爱的结合。现在,他又不得不与泰勒小姐分手。他是个稍有些自私自利习惯的人,根本不可能想像别人可能跟自己有不同想法,他倾向于认为泰勒小姐做了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不但对大家而且对她自己也是件伤心事,他认为她的余生整个在哈特费尔德度过要幸福得多。爱玛微笑着,尽量与他进行愉快的交谈,以便将他的思绪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但是,茶点端上来时,却根本无法阻止他一字不差地重复午餐时讲过的话:

“可怜的泰勒小姐!——我真希望她能回到咱家。韦斯顿先生怎么就看上了她,真让人遗憾!”

“我可不能同意你的看法,爸爸,实在不能同意。韦斯顿先生是个出色的男人,那么诙谐可爱,绝对配得上一位贤惠的妻子。她现在有了自己的家,难道还可能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容忍我的种种乖僻?”

“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家有什么好?这个家比她的大三倍。再说啦,我的亲宝贝,你哪有什么乖僻呀?”

“我们应当经常去拜访他们,他们也应当常常来看我们!我们应当常常来往!我们必须开始这样做,尽快去拜访拜访这对新婚

夫妇。”

“啊，我的老天，我哪能走那么远啊？朗道斯宅子距离这儿那么远。我连一半路也走不动。”

“怎么，爸爸，谁也没想让你步行去呀。我们当然是要坐马车去啦。”

“坐马车！可是为了走这么点路，詹姆士肯定不愿意费劲套车的。再说，我们进了屋，可怜的马儿该拴在什么地方呢？”

“把它们拴在韦斯顿先生的马厩里呀，爸爸。你知道我们早把这事谈妥了。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跟韦斯顿先生谈过这事。至于詹姆士，我敢肯定，他随时都愿意到朗道斯宅子去，因为他有女儿在那里作佣人。我不能肯定的只是除了那个地方他是不是也愿意送我们到其他地方去。那是你的功劳，爸爸。你给了汉纳那份肥缺，要不是你提起汉纳，谁也不会想到她——詹姆士对你满心感激呢！”

“我真高兴当时想起了她。真是幸运，因为我不愿意让可怜的詹姆士在任何情况下感到自己低人一等；另外，我相信她会成为一名好佣人。她是个举止得体、言谈礼貌的姑娘；我对她的评价很高。不论任何时候，只要我看到她，她便会以相当优雅的姿态向我行礼问候；而且你叫她到这儿来作针线活儿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从来都是用正确的方式转动门钮，从不摔响门子。我能肯定，她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佣人；对于可怜的泰勒小姐来说，身边有个熟悉的人该是多大的安慰啊。你知道，只要詹姆士去看自己的女儿，她就能听到我们的消息。他会把我们大家的情况都告诉她的。”

爱玛想方设法引逗父亲把这些令人愉快的想法娓娓道出，而且还希望借助十五子棋，让父亲度过晚上的时光而不感到厌倦，她要把遗憾藏进内心，不愿提起任何不愉快的事。棋桌已经摆好，但是立刻就变得毫无必要。此时一位客人登门造访。

奈特利先生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年纪大约有三十七八岁。他不仅是这个家庭亲密的老朋友，而且由于他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兄长，便与这个家庭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家距离海伯里村约一英

里远。他是这个家庭的常客，总是受到欢迎，此刻比平时更加受欢迎，因为他是直接从伦敦他们共同的亲戚那里来的。外出几天返回后，今天午饭吃得很晚，现在到哈特费尔德宅子来通报说，住在不伦瑞克广场那边的家人全都安好。这是个愉快的场合，伍德豪斯先生于是兴奋了一阵子。奈特利先生的欢乐情绪从来都能让他感到愉快，他那些关于“可怜的伊莎贝拉”以及关于孩子们的问题全都得到最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一切结束后，伍德豪斯先生感激地说：

“奈特利先生，您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非常感谢。晚上走路不大方便，我真替您担心。”

“根本不必，先生。今晚月光很明亮，天也十分暖和，所以我得离你这炉旺火远一点儿。”

“可是路上一定满是泥巴。您可千万别着凉。”

“泥巴，先生！看看我的鞋子吧，上面连一个泥点子都没沾上。”

“哎哟！这可就怪了，我们吃早饭时这儿下过挺大的雨，有半个小时，雨下得大极了。我甚至想劝他们推迟婚期呢。”

“顺便说说——我还没有向你们道贺呢。我完全了解你们此时的心情，愉快是肯定的，但别有一番滋味，所以也就不急于向你们道喜了。不过，我希望大家都能忍受，让这事平静地过去。大家怎么样啊？谁哭得最凶？”

“唉！可怜的泰勒小姐！真叫人心里难过。”

“可怜的伍德豪斯先生和伍德豪斯小姐，如果你们愿意，那我就这么说；可我绝对不会说‘可怜的泰勒小姐。’我对您和爱玛都极为尊敬，只有在依附和独立问题上是个例外！不管怎么说，让一个人满意要比让两个人都满意容易得多。”

“尤其是两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如此善于空想，如此惹人恼火！”爱玛戏谑道。“我知道，这就是你脑子里的想法——如果我父亲不在场，你肯定会开口这么说的。”

“我相信真是这样的，亲爱的，真的，”伍德豪斯先生叹了口气

说。“恐怕我有时非常善于空想，实在惹人恼火。”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不至于认为我真的这么想，也不会认为奈特利先生会有这种想法吧。多么可怕的念头！哦，不是这样的！我说的是我自己。你知道的，奈特利先生喜欢挑我的毛病——那是个玩笑——全是在开玩笑。我们交谈从来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的确，奈特利先生属于很少几位能看出爱玛·伍德豪斯不足之处的人，而且是惟一愿意告诉她这些不足的人。尽管爱玛自己也并不十分喜欢这种话，然而她知道，父亲听了会感到更加不快，所以，她甚至不愿让父亲稍稍猜疑到大家认为她并不完美无瑕。

“爱玛知道我从来不奉承她，”奈特利先生说，“但我并非指责任何人。泰勒小姐已经习惯于让两个人感到满意，可现在只剩一位可照料。所以她准能从中获利。”

“哦，”爱玛想避开这个话题不谈，“你要想听听婚礼的事，我很高兴给你讲一讲，当时我们大家全都表现得优雅得体。每个人都准时出席，每个人都展示出最佳面貌。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也几乎没有看到有谁露出悲伤的表情。哦，绝对没有。我们大家都觉得只不过隔开半英里的路程罢了，都相信每天都会见面的。”

“爱玛宝贝儿对任何情况都能忍受得了，”她父亲说道。“可是，奈特利先生，她失去可怜的泰勒小姐其实非常伤心，我敢肯定，她准会想念她的，一定比自己想像的程度深得多。”

爱玛扭转脸，强装出微笑，却止不住眼里涌出了泪水。

“爱玛不可能不想念那样一位伴侣，”奈特利先生说。“假如她不想念的话，我们以前也不会那样喜欢她了。但是，她知道这桩婚姻对泰勒小姐多么有益，知道在泰勒小姐这个岁数上，拥有自己的家庭准是求之不得的事，也知道泰勒小姐能过上有保障的舒适生活是多么重要，因此她准不会让自己的悲伤压倒喜悦。泰勒小姐的每一位朋友看到她婚姻如此幸福，一定会感到高兴。”

“你忘掉了一件让我欣喜的事，”爱玛说，“那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我本人从中牵的线。你知道吗，是我在四年前做的